



不負蒼天

李锦林◎著



不負天 地

河南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负苍天/李锦林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65-071-3

I. 不…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385 号

作 者	李锦林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李 辉
责编邮箱	hnwy2002@163.com
美术编辑	王井起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李志丹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hs.cn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24.5
字 数	498 000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 一 章 奇怪的车祸 / 1
- 第 二 章 草根情结 / 22
- 第 三 章 保护证人 / 40
- 第 四 章 如此局长 / 70
- 第 五 章 暗访奇遇 / 97
- 第 六 章 又一起血案 / 109
- 第 七 章 法纪不容 / 141
- 第 八 章 插翅难逃 / 165
- 第 九 章 物极必反 / 191
- 第 十 章 将计就计 / 207
- 第十一章 民生至上 / 247
- 第十二章 邪不压正 / 282
- 第十三章 殊死较量 / 302
- 第十四章 精忠报国 / 348
- 第十五章 祸首末日 / 361
- 第十六章 春满大地 / 385



第一章 奇怪的车祸

省委大楼。

运行到一楼的电梯里走出两位领导干部：一位是秀川市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温运和，一位是省委书记福庶国，他们刚刚研究完重要的人事工作。福庶国一贯亲贤礼下，凡比较重要的客人临别时，他都要亲自送到大楼门厅外。他们边走边交谈着，看来两人的兴致都很高。

大楼门厅外的台阶下，站着两位迎候他们的高个子男人，其中较年轻的是温运和的秘书林达，较老的是秀川市长亭县县委书记包仁杰。

福庶国站在台阶上微笑着说：“不送了，再见！”他和三个人一一握手道别。

别过省委书记，他们转身走向停车坪上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这是县委书记包仁杰的座车。市委的奥迪车把温书记和林秘书送到省委后返回去了，是温书记叫司机开回去的，他说：“我在省委汇报工作后要飞到上海、深圳去，为了改变个别集团在秀川的垄断局面去落实招商事宜，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来接我，听电话通知。没想到省委福书记要我先回秀川，把人事交替的工作安排好了再去招商。我觉得福书记看问题真是高屋建瓴，秀川市重要的人事变动是关键中的关键，必须首先安排好。”于是他趁包仁杰来省委之机，坐包仁杰的车回秀川。包仁杰回长亭县必须经过秀川，就不用他的司机专门从百多公里外开车来接他了。再说，路上可和包仁杰进一步谈谈今后的工作问题。

包仁杰在长亭县当了五年县委书记。曾先后两次升调他到市里甚至省里任职，都被当地的老百姓以向上级政府“请愿”的方式挽留了他。他也觉得拗不过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愿意留下继续为“衣食父母”服务。每当他继续留下不走时，全县城乡的百姓如过年一般燃放鞭炮，搭台唱戏、扭秧歌，热烈地欢庆。

不負蒼天

现在是第三次调动他，市委书记温运和想让他不声不响地偷偷走掉。可他说：“那不行，也走不掉。只有明明白白地和乡亲们讲道理，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才行，要相信乡亲们是讲道理的。万一他们硬要留下我，我就再留下嘛，反正都是工作，在哪儿还不一样？”

温运和说：“那不行，虽然都是工作，可有分工的不同。市委、省委都下了决心，你的工作非重新安排不可！再说事不过三，三次都调不走你？”

包仁杰只好说：“好吧，我听从组织和人民的安排。”

现在，并排坐在车里的两人又谈起了包仁杰今后的工作安排。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调包仁杰任秀川市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在市委领导成员中位列第三，他的前面除了一把手温书记外，还有市委副书记、市长祁水田。那祁水田和包仁杰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次调包仁杰到市里工作也是祁水田积极主张的。

疾驰的桑塔纳车里沉默了一会儿。温运和问：“你今天又到组织部讨价还价了？周部长怎么说？”

“又讨价还价？”包仁杰说，“瞧您说的，我来组织部是为调动的事不假，但——”

“别嫌我说得难听！”温运和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无非是服从组织安排呀，同意调动呀，但广大百姓要留我，就让我留下吧。是不是？这也不假吧？”

包仁杰默然，他和林达同时都笑了笑。

温运和又说：“哎呀，我们的秀川的确很秀呀，山秀水秀人也秀。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这近十年，经济发展很快，百姓生活有明显的改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进一步开放，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近几年冒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恶劣事件，有些坏现象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我想它们都不会是孤立的，是有某种社会基础和背景的，必须大力加强整顿和治理，以保证我们秀川市更秀丽更发达。调你来，就是为了加强领导，对你委以重任，省委也寄予厚望。我想，由你来牵头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一起努力，是能解决问题、抓出成效的。”

“温书记过奖了。”包仁杰说，“我那点底子您还不知道？我保证在您和市委的领导下尽心尽力地工作就是了。”

“你不用谦虚，”温书记说，“到任后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有市委、省委和全市人民支持你。”

“谢谢！”包仁杰领会到温书记话语的分量和秀川市某些问题的严重性。他略微思考后说：“当然是在党的原则和法制的要求下干。我有个想法，我们秀川市的清宁县有个顺口溜说‘清宁县里不清宁’，特别是一年前的那桩信访血案，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姓们一谈起来多有不平。不平则鸣嘛，我想趁我还没到市里上任，清宁县的干部、百姓还不大认识我之机，到那里暗访一下，也许能弄出点线索什么的。那个案子不处理好就没法向老百姓交代。温书记您看呢？”

“那也好。”温运和想想说，“清宁县一年半以前的‘5·9’大案影响很恶劣，曾多次派人调查过，至今没个眉目。我也有这个想法，你到任后和纪委一班人一起，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个



水落石出！今天，你要去的话，就让小林和你一起去吧。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包仁杰觉得有个帮手一起去更好，便说：“好！那我们就在岔口镇分手。这车送温书记去秀川，我们搭长途车去清宁，林秘书你看呢？”

“行！”林达说，“我同意。”

“那不如我搭车回秀川吧。”温运和说，“岔口到秀川只有几十公里，而到清宁有百十公里，再说这车还是你的呢。”

“温书记就别客气了。”包仁杰说，“您年长一些，又是一把手，怎能让您去挤那长途车呢？再说，能开着小轿车去暗访吗？”

“嘿嘿，”温运和笑笑，“算你仁杰厉害。那好吧，我回秀川后让这车到清宁去接你。不过你呀，不要总是一把手一把手的，听着俗气，那也不是非坐小车不可的理由嘛。”

车到岔口镇，包仁杰和林达下车。小车继续前行，温运和独自靠在车座上眯眼养神。过了岔口镇不久，一辆停在路边小树林里的三菱帕萨特吉普车尾随着桑塔纳行驶着，温运和和司机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危险在即。

那帕萨特车型大速度快，疯狂地追着那辆快要退役的桑塔纳“老爷车”，几次鸣笛要超过去。可当桑塔纳让它时，它又磨磨蹭蹭地靠近桑塔纳并未立即超过去。桑塔纳司机生气了，便加速前进不再让它。它又紧追不舍，并连续鸣笛要超车，桑塔纳只顾走自己的不理它。眼看离秀川越来越近了，进入一段盘旋山路。那帕萨特紧跟在桑塔纳的后面，不停地响着刺耳的笛声。温运和对司机说：“让它先走吧。”于是司机减速靠边，打算让那家伙过去。不料桑塔纳刚到路边时，帕萨特忽然加速，猛地贴着桑塔纳冲过去，将桑塔纳撞到陡峭的山崖下去了，而它却飞驰而去。

那桑塔纳被撞离公路，一头向山崖下栽去，车头猛地撞上一块大岩石后继续下坠，翻滚到山沟里。然后便没有声息了。

四十分钟后，秀川市交警支队的两辆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到现场时，已有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一男一女两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正在山沟里出事轿车的旁边救治伤员，还有几名围观的农民。

几名警察边寻路下山边叫喊：“别破坏现场！”到了跟前还吼道：“谁叫你们来的？闪开！破坏了现场谁负责？闪开！闪开！”

那骄横跋扈的样子令医生们十分生气，那位男医生说：“你叫什么？怕别人破坏现场怎么不早点来？你们接到报警有多长时间了？这现场就是一辆摔毁了的破车，有什么可保护的？这受伤的人是不是也要等到你们来了再救？那还有救吗？是现场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你们怎么不问问这车里人的死活？你们仔细看看，这被救的人是谁？仔细看看！”

交警们凑近打量，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市委温书记：“他，他怎么在这车里？快，快送人

不負蒼天

民医院！”于是他们七手八脚地用担架抬着昏迷不醒的温运和，绕着道抓着藤拉着树好不容易抬上公路。送进急救车，医生、护士随即上车，那车便疾驰而去。被毁车的司机在120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已经死亡，他满脸是血地和那严重变形的方向盘紧紧地抱在一起。医护人员费了好大的劲才掰开他的手，把他拉出来。

交警们勘察了现场。摔下山崖的桑塔纳轿车严重变形，车头被撞毁，一扇车门脱落；车下的草地上浸着油渍或水渍，看来油箱和水箱都破裂了。幸好没引起爆炸，若爆炸了，那车上的俩人就都没命了。

交警支队和120急救中心是同时接到报警的，可交警的车比120的车迟到了20分钟。报警的是一位中巴车司机，出事时他正开着中巴车跟在肇事车辆的后面，相距大约两百米。出事后他当即用手机向交警支队和急救中心报警。交警在勘察现场后找到了那位中巴司机，了解到是一辆三菱吉普帕萨特把桑塔纳撞下山崖的，但没看清车牌号码。

这起车祸惊动了省市两级党委和主要领导人。省委书记福庶国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他指示秀川市委：“第一，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温运和同志，必要时送省里甚至北京救治；第二，要不惜人力、物力严查肇事者，并要搞清楚究竟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是有人蓄意制造的。如果是蓄意制造的，一定要查出幕后指使者。一旦查出，不管是谁，严惩不贷！”

市委副书记、市长祁水田听说是温书记遭了车祸，也万分不安。“怎么会是他？”他自言自语，“他不是出差去外地了吗？”于是他让秘书侯进找来温书记的小车司机齐小安，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齐小安抹着眼泪哭丧着脸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把温书记送到省委后，他就让我回来，说过几天他从外地回来后再让我去接他，到时候他会通知我的。不知他为什么会在那辆出事的车里。”

祁水田听了很纳闷：温书记为什么会在那辆车里？而且那车里只有司机和他两个人，却没有别人。他踱步思考一会儿，对侯进说：“打电话给交警支队！”

侯进拨通了交警支队的电话，将话筒递给祁市长。祁水田接过话筒说：“交警支队吗？我是祁水田。你们查清了温书记出事的车辆情况没有？什么？温书记坐的是长亭县的车？谁的？包书记的？那包书记呢？不知道？嗯。那肇事者还没查着？你们要抓紧，尽快查到那肇事车和肇事的人！”他放下话筒，对齐小安说：“你回去吧。”又对秘书侯进说：“走，去医院看看温书记。”

市人民医院。

温运和昏迷不醒，正在抢救。祁水田指示院长：一定要尽全力抢救，万一不行，向省里求援。

第二天上午，一辆挂着省城牌照的黑色奥迪轿车驶进了秀川市市委院子，停在市委大楼前。从车里出来的是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周柏信和地市干部处处长于敏中。已接到电话通知的市委副书记、市长祁水田等负责人迎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接着，宾主一起来到



市委小会议室。

“我们抓紧时间吧。”市委常委们落座后，周柏信从公文包里拿出两页打印的文件说，“受省委的委派，我们今天来主要落实两个事情。一是温运和书记所遭的车祸和对他的抢救治疗问题；二是关于市委班子的调整。我们出发时，省委福书记一再叮嘱，这两件事必须立即妥善地落实好，以保证温书记的抢救治疗，保证全市人民的生活安定和各方面的工作运转正常。我先宣布省委的决定：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调包仁杰同志任秀川市市委常委、常务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不再担任长亭县县委书记。原纪委书记宋纪桐同志依然是市委常委，但考虑到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再担任纪委书记，先到人大代理主任职务，待下次人大会议选举确定，温运和同志不再兼任这一项职务。温书记治伤期间由祁水田同志代理书记职务，负责市委全面工作。长亭县县委书记一职，建议由原县委副书记梁惠民同志担任，供市委研究时参考。”说完将手上的文件递给祁水田。

“赞同省委的决定，”祁水田说，“仁杰同志到市委工作增强了市委的领导力量，也是省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衷心感谢！只是长亭县那边得做做工作，以前曾两次调他没调动的。”

“我们这次来也有这个担心。”周部长说，“祁市长能否抽时间和我们一起去趟长亭县？”

“好吧！”祁水田说。

“我也说两句。”宋纪桐说，“我早就打过辞职报告，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这回省委同意了我的请求，却又留个尾巴，人大常委会主任那个职务——”他的话还没说完，被大家七嘴八舌的劝说打断了，都希望他继续坚持工作。

“温书记的车祸究竟是怎么回事？”周部长问，“他现在怎么样？”

“正在调查，”祁水田说，“这起事故是很严重的。车子毁了，司机当场死亡，温书记还在医院里抢救。究竟是意外车祸，还是有人蓄意制造的，现在还说不准，因肇事车和肇事的人还没找到。我们只知道温书记昨天去了省城，不知为什么坐长亭县包书记的车回秀川。打电话问长亭县委，回答说包书记不在县里。”

“他昨天上午去了我那儿，”周柏信说，“他是为上调的事去讨价的，我批评了他。我说现在有些人跑官要官，你倒好，让你升官你还不乐意，你的肩上就不能加点担子？必须服从省委的决定！我想大概是离开省城时他把车让给了温书记，而他却去了别的地方。你们打过他的手机没有？”

“他一般不带手机的。”刚刚走进小会议室的侯进说。

“温书记昨天是一个人去省委的？”周部长问。

“还有秘书林达。”祁水田说。

“那林达呢？”周部长问，“他在哪儿？”

祁水田让侯进拨打林达的手机，终于找到林达和包仁杰。祁水田叫侯进通知他们立即回到秀川来，告诉他们温书记出了车祸，省委组织部周部长来秀川等着他们。

不負蒼天

接着,周柏信和祁水田等人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温运和。温运和仍没醒过来,但已度过了生命危险期。周部长对院方再三强调和拜托,一定要落实好对温书记的抢救治疗工作。

下午,包仁杰和林达不得不放下刚开头的调查,匆忙赶回秀川。他俩约定:清宁的信访案涉及面较广,暂不宜公开他们的暗访行动,以免打草惊蛇,不利于进一步的调查。下了到达秀川的长途汽车后,在去市委的路上,林达难过地说:“真没想到温书记会出车祸,也不知他现在情况怎样。”

“我们先去看看他,”包仁杰说,“估计在人民医院,只要他还活着,就有希望治好他的伤。这里不行,到省里去治。”

“我们在清宁的暗访刚开头。”林达接着说,“就发现那里的问题严重,令人震惊。我想,您当了市委领导以后,许多问题就会好解决的。”

“不会那么简单,”包仁杰说,“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主要靠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问题是复杂的,我们刚才在车上的约定,暂时不公开我们去清宁的行动,那就撒一回谎吧,就说我去长亭县某乡镇解决一个遗留问题,你是温书记派你同我一道去的。为的是尽快解决那里的问题,好让我脱身到秀川上岗。你看怎么样?”

“行。”林达说,“听您的。不过这不算撒谎,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暂时保密。”

他们匆忙赶路。快到人民医院时,包仁杰说:“温书记遇车祸和清宁县的信访案都令人深思,我们得好好想想。”

温运和病床前。

包仁杰仔细询问了伤势和治疗情况。医生告诉他,伤势很严重,幸好温书记体质较好,虽然年长,但受伤前没什么大毛病,不然这次车祸过不了生死关。现在生命保住了,但脑部和内脏受伤,有的部位变形了,需要很长的恢复期,还有可能一直昏迷不醒,成植物人。

包仁杰再三拜托医生,希望能用最好的药物和设备,最好的医生和办法救治温书记。这也是全市人民的拜托。医生说放心,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何况是温书记,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的。只是希望少些人来探望,温书记的治疗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正说着,病房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并有人问:“温书记的病房是这儿吗?”接着,一行四五人拿着鲜花、果品什么的拥进病房。为首的是一个体魄健壮的大个子,光头,穿一身名牌西服。他疾步走到病床跟前伏下身子说:“温书记呀,温书记!你咋成了这样?我们的民生工程还等着你去剪彩呢!温书记呀,你这叫我们咋办呀?”说着竟吧嗒吧嗒地掉眼泪了。

医生见了露出厌烦的表情,走近那人说:“你控制点吧,病人需要安静。”

那人直起身子,他身后的人很快速递给他手帕,他接过去抹抹眼睛、鼻子,又交给身后的人,身后的人便随手丢进垃圾桶里。稍停,他对医生说:“谢谢你们的抢救,温书记不要紧吧?对他的治疗费用你们不要担心,需要多少钱都行,我们大路集团包了!”



“我们只负责治疗，”医生说，“费用问题跟我们院长说。”

“那好。”那人说，“以后在你们允许探望的时候我再来看望温书记。”说着，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包仁杰，领着他那几个人走了。因为互不相识，彼此都没打招呼。

“他就是汪大路，”离开医院，林达在路上说，“大路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看他那假惺惺的样！”

包仁杰说：“他不认识我，但应该认识你呀，怎么也没跟你打个招呼？”

“我故意站在您的背后，不让他看见。也许他看到了装作没看见。反正他的眼睛长在头顶上，我也不想和他打招呼。”

“他这个人怎么样？你了解吗？”

“怎么说呢，说不了解却认识他，知道他的身份，说了解他却还没弄清他的真面目。他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三言两语说不清。他今天来看温书记，我总觉得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味道，他表演的不过是鳄鱼眼泪。”

“啊？”包仁杰疑惑地说，“有那么严重？”

“以后您会知道的。”林达说。

包仁杰也觉得那人刚才在病床前的表现别扭甚至虚伪，和他那旁若无人的狂傲形象不大协调。他知道大路集团在秀川市是很有名气的，全市所辖的九县一区除了包仁杰任县委书记的长亭县外，其余的县、区都有它的经济实体。而其法人代表汪大路则是秀川市近年来的风云人物。于是他说：“那，我们找机会谈谈他吧。”

“好。”林达说，“有些事我正想和您说说呢。”

他们来到市委和周部长、祁市长会面了。先由林达汇报了温书记到省委后行程改变的情况，接着说明温书记为了让包书记早点到市里来上任，派他和包仁杰一起到长亭县某乡镇处理点遗留问题，刚刚处理完，准备到长亭县去，接到侯秘书的电话通知，就一起赶回秀川了。刚才下车后去看过温书记。

“仁杰，你有什么说的吗？”祁市长问。

“林秘书都说了。”包仁杰说，“我服从省委、市委的安排。我对这次温书记遭遇车祸的确感到很意外，很难过。一定要查到肇事车辆，查清性质，对肇事逃逸者予以严惩。同时积极努力救治温书记，要想尽一切办法！另外，长亭那边，我还得回去两天，做好交接工作，避免我调离时的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祁市长说，“专程从省里赶来的周部长已经考虑好了。你今天晚上就在秀川休息一下，好好睡一觉。明天周部长、于处长和我一起到长亭去请你这尊难请的神。”

“这话我可不敢当。”包仁杰说。

“说句笑话嘛。”祁水田说，“哎，今天晚上你陪周部长、于处长到我家吃顿便饭，小林也去。我已经通知你嫂子做准备了，都不许找借口推辞。”

不負蒼天

“行。”包仁杰说，“你的饭不吃白不吃。等我来秀川后，你告诉嫂子经常多准备一个人的饭。”他看看手表，又说：“还有点时间，我先去招待所定个床位，好好洗洗。关于长亨的事，明天再向周部长、于处长详细汇报，祁市长就代表我们先陪陪两位领导吧。”

包仁杰离开后，周部长问：“你们的招待所还在办？现在各地的招待所都改成宾馆，升档次了。”

“保留一点原色嘛，”祁水田说，“稀有的也就成了特色了。不过您二位住秀川宾馆，已经安排好了。”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老周连连摆手说，“我们也住招待所吧。”

包仁杰和林达没有直接去招待所，而是来到交警支队。他们见到一位科长，林达向他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市委包书记，想了解一下温书记车祸情况。可那位科长支支吾吾说他不是经办人，也没去过现场，不了解情况，并要请示支队领导，派人来向包书记汇报。包仁杰说不用了，你知道现场在哪儿吗？不远吧？那你弄辆车，趁天黑以前我们去现场看看。于是，那科长唤来一名去过现场的交警，他亲自开车，几人一起来到现场。

事故现场。

包仁杰站在山崖上的公路边向崖下望望，立即感到紧张，心中惊叹：这么高摔下去，那还有命吗？被毁的是他用了几年的旧桑塔纳车，已被吊走了。他转身在路上弓着身子反复察看，有的地方他甚至蹲下用手指摸摸抠抠。然后拍拍手上的灰尘对林达等人说：“这事故真会选择地点呀！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事故，绝对是车毁人亡的！你们看，除了车子摔下去的路边有少量的轮胎擦痕外，其余的路面上一点刹车痕迹也没有。这说明肇事车在事故即将发生时根本没有刹过车，甚至还有可能是加速向前冲去，把受害车撞下山！这路边的轮胎擦痕是小车被冲撞时横向刮擦留下的，也是被毁车辆在路上留下的最后的痕迹。”

包仁杰问那名到过现场的交警：“你们不是勘查了现场吗？有什么结论？”

那交警摇摇头：“结论？就是一次事故，支队领导还在研究呢。”

包仁杰听了心中不悦，昂首望向远方。林达见状便说：“时间不早了，周部长他们还等着您呢，回去吧。”

夕阳剩下最后一抹余晖，苍翠起伏的山峦间飘逸着暮霭，幽隐的山村里升起缕缕炊烟，苍茫的大地秀丽而神秘。包仁杰做了一次深呼吸，说：“好吧。”

路上，他越想越觉得这次车祸蹊跷，隐约感到是冲着自己来的。看来，自己到秀川工作的形势严峻啊！他更为在车祸中牺牲的司机小刘难过，小刘为自己开了几年车，认真负责，忠厚老实，从不惹是非，多好的小伙子啊！一定要好好抚恤他的亲属。

这天晚上，又是包仁杰的一个难眠之夜。昨天，清宁县那“5·9”血案和乡亲们的愤激情绪令他震惊、难过甚至痛苦，几乎彻夜未眠。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这起车祸又如磐石压上他的心头。



在市长祁水田家吃过晚饭后，包仁杰用市长家的电话给长亭县县长梁惠民通报了发生车祸的情况，并嘱咐一定要做好司机小刘亲属的抚慰工作。接着林达陪他一起来到招待所订好铺位后，包仁杰说：“你今天陪了我一天，累了吧？最后你帮我打个电话就回去休息吧。打电话问问交警支队，那个在车祸发生后报警的人是谁，能不能找到他，他同时还是目击证人，我想找他谈谈。”

“我累什么呀，”林达边说边按着手机号，“您比我更累呢。”电话通了，问清了报案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然后对包仁杰说：“是客运公司的，估计现在在家休息，我去把他找来吧。”

“不用，我去见他，你回去吧。”

“您别跟我客气了，”林达说，“走吧，我路熟。按理说，该我一个人去，但我怕您不放心。”

找到了那位跑客运的司机，他描述了他见到的这次车祸情形。昨天上午，他从某县城返回秀川。过了岔口镇后，一辆桑塔纳超过了他。不久，一辆三菱大吉普插在他和桑塔纳之间，追着桑塔纳，好像要超车，却又没超过去，几次将桑塔纳挤到路边。最后在那盘山路上将桑塔纳撞下山崖。

“好吓人呀！”他说，“就眨眼工夫，那桑塔纳就不见了。我赶快停下车，站到崖边望望，不知那车里的人怎么样，立即给交警和120打了电话。因乘客们要赶路，催我快走，我打过电话就走了，后来的事就不知道了。”

“你没有看清车号？”包仁杰问。

“那桑塔纳是从我后面超过去的，离得近，看清了。是秀川市‘3’字头的，该是长亭县的车。那吉普车的没看清楚，那种型号的吉普车在我们秀川市好像不多。”

“噢，谢谢你。”包仁杰和他握手告别。他对车祸情况的叙述更加重了包仁杰的疑虑：这显然是有人有预谋地制造车祸。

林达陪包仁杰到招待所院门口才分手回家去。

长期的忙碌和这两天所闻所见的严重问题令包仁杰感到身心疲惫，真想好好睡一觉。可当他洗过热水澡躺在床上不过眯了几分钟便很快醒来，再也睡不着了。

他先想到昨天的车祸，认为那是冲着自已来的，显然是有人认准了桑塔纳车型、车号而蓄意肇事的。只是不知道车里坐的人临时调换了，让司机小刘和温书记当了冤大头，而自己则侥幸逃脱。令他大惑不解的是谁跟他过不去硬要置他于死地呢？不是长亭县的人作案，他已通知县交警大队调查过。他参加工作以来，尤其是在长亭工作的这几年，和干部、群众都相处融洽，彼此之间亲密、信任，从无过节。百姓和干部们不让他调走便是证明。

更奇怪的是肇事者不仅知道他的座车车型车号，还准确地知道他的行踪。他去省委和关于他调动的事只有县委、县政府几个核心人物知道，这消息怎么就那么快传到县外去了呢？而且还做好了肇事的充分准备！这真是个大谜！县委、县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都是可靠的嘛。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惠民，副书记王昌信，副县长吴金发、官达成，政法委书记严文学，

不負蒼天

他们中不会有那种人呀？万一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下如此大的决心置县委书记于死地嘛。

近几年来，长亭县大兴廉政建设，采取各种措施从各个方面防腐惩腐，基本上弊绝风清了，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对立面和如此敌视他的人嘛。那么，会不会跟他去市里当纪委书记有关？如果有关，那就是有贪官怕受到查处而抢先除掉对手，真是心狠手辣不顾一切呀！那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昨天的行踪的呢？看来，是隐藏很深的人，早就在暗中窥视下毒手的。下如此大的决心，采取如此大的行动，那绝非一般的人和一般的事。

“好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正义是无所畏惧的，可以压倒一切的，我包仁杰严阵以待！”他愤激地敲一下床头边的桌子，更加兴奋了，索性披衣下床，从包里翻出烟卷，点上一支烟吸着踱步。

接着，他又想起和林达一起在清宁县的暗访。那“5·9”血案是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怎么就不了了之成了疑案、悬案？致使当事人的亲属上访不断，民愤迭起、怨声载道，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安定。其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他对案情还只知道个轮廓。

清宁县杜仲坪乡石坳村因有一条重要的公路通过，又位于离县城不远的乡镇和县城之间，其土地资源便十分珍贵。三年前，乡政府在此建了一个经济开发区，毁了一大片耕地和部分山林，淤塞了半边河道。可那“开发区”除了零散的几处半拉子土建工程外，绝大部分成了不能耕种的荒野。全村一半的农户因此失去耕地和山林，每到雨季山洪四溢，造成严重灾害。

更严重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两千多万元的土地转让费不知去向。而乡政府却盖起了高大漂亮的办公楼，并添置了豪华轿车；村里也盖了办公楼买了小轿车，村支书、村主任还建造了别墅式的私家小楼。这便引起极大的民愤，村民们找村、乡干部论理，讲不通便上访。其中有人竟遭到乡派出所拘禁、殴打。沸沸扬扬闹了近一年没有结果。

该村小学青年教师姜文辉是秀川师专毕业生，志愿到这贫穷的山村小学任教。他没想到这学校的条件那么差，教室是危房，课桌是拼凑起来的，大小不一、东倒西歪的。教师的工资也经常被拖欠。这和乡、村干部的办公条件、福利待遇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和村民们一样愤愤不平，反响强烈。在上访村民被拘禁殴打后，姜文辉再也忍不下去了，便将乡、村干部的违法乱纪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匿名向纪委举报。可是不久，举报人被查出，乡文教办的负责人找姜文辉谈话，说你要么到此为止，今后缄口不言，要么被辞退，离开清宁县，爱上哪儿去哪儿。否则，那后果如何，你自己掂量掂量。

姜文辉却不以为意，不计后果地坚持，干脆实名举报，表示要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义务。不久，他被停发工资，并被盯梢。又不久，他被除名。但他不愿离开石坳村，要讨个说法，要斗争到底。结果被人莫名其妙地暴打一顿，不得不离开清宁县到秀川市女友处养伤。其女友窦秀云是他的同学，秀川某中学教师。养伤期间，他不听女友劝告，仍不断举报。同时他也不断受到恫吓威胁，终于在“5·9”血案发生后被逮捕，并被判了死刑。因有争议，死刑暂时没有执行。那“5·9”杀人案是他所为吗？



那天夜晚九点多钟，清宁县城一家灯红酒绿的娱乐城里，杜仲坪乡乡长、乡党委书记和石坳村主任、村支书在一个包厢里各搂一名小姐喝酒。正在酒醉迷离忘乎所以的时候，忽然闯进了一个蒙面人，连开数枪，将四名乡、村干部全部打死。顿时整个娱乐城一片混乱，行凶者不知去向。包厢里留下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的“枪毙贪官”四个大字。

县公安局最后的结论是，姜文辉是凶手。他因举报不成，又被辞退，便行凶报复，于是将他逮捕。他在看守所里被打成重伤，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墙上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诗句。这事引起很大民愤，石坳村全体村民上访，秀川师专的老师们也为他们的好学生好青年鸣冤叫屈。他的家人及其女友至今仍上访不断。女友窦秀云也在案发后被关押了几个月。理由是血案现场包厢里的几名小姐作为证人说法不一，有的说蒙面人是一个人，有的说是两个。如果是两个人，警方便认定是姜文辉和他的女友，所以把她也抓了。可窦秀云的同事、学生都证明她在案发期间没离开过学校一步，就连办案人员自己也觉得荒唐，便把她放了。

公安方面曾就这个案子向上面请功，说如此大案，侦破神速，还果真受到表彰。这个案子令包仁杰心情十分沉重。他想，怎么会有这样的血案呢？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里完全不该发生的，是我们共和国鲜见的大案。看来，其中迷雾重重，要弄清其中的是非曲直，非下大工夫不可。

包仁杰还想到，秀川的这次车祸和清宁县的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是否有什么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呢？

长时间的劳心劳力，包仁杰感到累，便躺到床上休息。直到天大亮了，林达来了他还没醒。林达看看他床边桌上烟灰缸里的几个烟蒂，知道他夜里很久没有入睡，便不想叫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林达陪他两天来，知道他不抽烟，一定是昨夜里思考问题睡不着才抽的。他真是一位好领导啊！林达想，难怪长亭县的百姓们不让他走。正当林达想悄悄退出房间时，包仁杰醒来了。

“你别走呀。”包仁杰披衣起床，“林秘书，你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能不能再帮我一天？”

“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林达说，“我除了去看看温书记，没别的事，有什么您尽管吩咐。不再多睡一会儿？”

包仁杰摇摇头：“睡不着了。”

“您今天不是要去长亭县吗？”

“让他们先去吧，待会儿我向周部长、祁市长请个假，我们两个留在秀川办办事。”

“那，那，那好吗？”

林达吞吞吐吐的话引起包仁杰的警觉，他意会到其中复杂的内涵和这里微妙的人际关系，处事是该慎重周密些。但他包仁杰的脾性是工作第一，其他的可考虑可不考虑。于是说：“你提醒得对，我试试吧。”

不負蒼天

这天上午，秀川市召开了有包仁杰参加的市委常委会。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柏信在会上再一次传达了省委关于秀川市市委领导成员调整的决定和对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发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办理一切。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我们秀川的县、市多半是山区，要珍惜每一寸耕地，要落实好“退耕还林”政策。发展区域经济，要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和二、三产业为主，切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盲目开发。还要防腐反腐，以预防为主，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使腐败无藏身之地。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一定要牢记人民利益无小事，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周部长的话言简意赅，切中重点，赢得热烈掌声。他还强调了对温运和书记的治疗、关照和对车祸案件的侦破。

市长祁水田代表市委表示：一定按周部长的要求办，落实好省委的指示。对温书记的治疗和对他亲属的关照，市委市政府已安排好了，案件的侦破正在抓紧进行。请周部长和省委放心。

会议还作出决定：原长亭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惠民任长亭县县委书记，其县长职务暂时兼着，待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另选县长。

经过这次会议，包仁杰就算正式上任了。他提议：在温书记治疗期间秘书林达除了对温书记必要的照料外，借到纪委工作一段时间，等温书记痊愈了听温书记安排。

听了包仁杰的提议，大家都望着祁水田，等他表态。

“你倒有点像个猎头，”祁水田说，“见人就想要？”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游怀忱很不高兴地说：“你们纪委还有副书记和各室的干部嘛。”

“嘿嘿，”包仁杰笑笑，“人多力量大嘛。林达对情况熟，温书记治疗期间，他闲着也是闲着，就到我那儿蹲几天吧。”

“那好吧。”祁水田答应了。

散会后，周柏信、祁水田、包仁杰留在会议室。

祁水田唤道：“仁杰，按计划我们今天去长亭县，做好你调动的善后工作，你去办好移交。你今天就坐我的车和我们一起去，一起返回秀川。以后，温书记那辆车你先用着，等温书记好后，再给他配辆新车。你看……”

“谢谢！”包仁杰说，“你都替我考虑好了，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温书记那车还是留给温书记吧，我需要用车时，随便派个什么车都行。我有个想法，正要向部长、市长请示。我想我还是慢一步到长亭为好，请周部长、于处长、祁市长先去，我今天晚上或明天一早就到，不耽误



领导的时间。我这样考虑的理由，一是必要的回避。我以前的两次调动没走成，不是我没有组织纪律性，而是乡亲们的真情难却，我害怕他们围住我的场面。特别是农民，他们是弱势群体，善良、纯朴，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实在不忍心丢下他们一走了之。今天领导去做工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你们去讲清道理，说服他们，加上我的调动已成事实，我事后再去办好交接手续，那就会顺利一些。二是我想督促一下车祸案的侦查。造成一死一伤重大事故的肇事人不见踪影，肇事车辆也没找到，我该去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希望他们尽快破案。那辆被毁的车是我从长亭县坐出来的，我得向长亭县有个交代。现在时间还早，从这儿去长亭县城不过一小时车程，几位领导就到长亭吃午饭吧，我已和惠民联系好了，他做了准备。周部长、祁市长，你们看，行吧？”

周柏信点点头，问祁水田：“祁水田，你看呢？”

“行，”祁水田说，“这样也好，那你要办的事就抓紧办吧。你最好在今天下午天黑以前赶到长亭，万一不行就在明早天亮以后再出发，我们在长亭等你。我让行管处通知温书记的司机小齐，马上把车开来你用。不管怎样，你得注意安全，尤其是在往返长亭的路上。”

“谢谢！”包仁杰说，“我会抓紧的，不过你们不一定要在长亭等我，有什么指示、交代让惠民转告我也一样，以免耽误各位领导，特别是周部长时间宝贵。”

两位领导走后，包仁杰立即邀来林达。不一会儿，司机齐小安也把温书记常坐的奥迪轿车开到楼下候着。

包仁杰先介绍了刚才的会议情况，说自己算是正式上任了，林达也到纪委工作，相信林达能成为纪检队伍中的骨干力量的。林达谢谢包书记的信任，表示自己绝对服从调遣，到哪里工作都乐意；但到纪委的建议不该由您包书记提出来，您这一提，肯定有人有想法的。

“为什么？”包仁杰问，“是不是这里的水又浑又深？”

“我们换个地方说吧。”林达望望门外不时有人走过的身影，“您今天的安排是——”

“噢，对”。包仁杰说，“我们先去交警支队，然后回招待所。你就在招待所给我说说，好吧。”

林达点点头：“行”。

于是他们乘坐小齐开的车来到交警支队。这是一幢颇为壮观的办公楼，支队办公室里有几个身着警服的人在喝茶、抽烟、聊天、看报纸，支队长、政委都不在。听说是市委包书记来了，有人找来副支队长佟志强。

对于前天那起车祸案，佟志强汇报说：“昨天下午，城管监察支队报案，他们的一辆三菱吉普被盗，下落不明。那肇事的三菱吉普是不是他们丢失的那辆车，还不知道，因肇事车还没找到。”

包仁杰问：“查了没有？”

佟志强说：“正在查。”

“怎么查的？”